



沐清雨
著

TINGSHUO AIHUILAI
网络原名《眼泪的温度》

听说爱会来

许多的别离告诉我们，上帝吝啬成全每个人的幸福，
长厢厮守是件极为奢侈的事情。
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说等她，
是不是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等她回头。



TINGSHUO AIHUILAI

网络原名《眼泪的温度》

听说爱会来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听说爱会来/沐清雨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 2009. 11
ISBN 978 - 7 - 5054 - 2267 - 4

I. 听… II. 沐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9140 号

听说爱会来

作 者 沐清雨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责任编辑 王 磊
特约编辑 渔舟唱晚 游 童
责任印制 张文东
封面设计 八牛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310 千字
印 张 23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装 别 平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2267 - 4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目 录

楔	子	忘情之夜	1
第 一 章		惊诧遇险	3
第 二 章		爱的课题	14
第 三 章		避之不及	27
第 四 章		心的距离	40
第 五 章		时装盛宴	51
第 六 章		暗夜惊魂	63
第 七 章		不顾一切	76
第 八 章		跌落幸福	91
第 九 章		天使恶魔	102
第 十 章		情丝万缕	112
第 十 一 章		劫之根源	126
第 十 二 章		希望乍现	143
第 十 三 章		风起云涌	164
第 十 四 章		回到原点	176
第 十 五 章		门第之别	194
第 十 六 章		眼泪的温度	213
第 十 七 章		铃兰花语	231
第 十 八 章		情定巴黎	256
第 十 九 章		温柔缱绻	273
第 二 十 章		风雨欲来	288
第二十一章		初涉局中	299
第二十二章		爱情迷局	316
第二十三章		局外有局	331
第二十四章		听说爱会来	353



站在十八层的大厦顶端，她垂下长睫，将翻涌的情绪封存在眸底，任寒风肆虐。

某种诱惑的气息似是在无声蔓延，她仰起头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凝神静气，将波动的心绪按下，让清醒逐渐替代了凄然。

良久之后，她微微睁开眼望向天际高悬的明月，只觉它皎洁而又高远。身后，有一个人正默默注视着她，眼神深邃、暗沉、复杂、关切。

见他始终不语，她微微蹙眉，终于转身面对他略显委屈地指责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，好歹安慰我几句吧？这个时候怎么又沉默是金了？平时不是最能侃的吗？”

男人无辜地挠挠头，拧着眉凝视着她，眼里闪过促狭的温柔，“安以若，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发泄了很久了？这里风很大，我都快冻得牺牲了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她这才注意到男人的大衣正披在自己身上，大冬天的，他却只穿着件西装外套。她很顽皮地哈地一声笑了，“英俊潇洒、能文能武、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同学也会怕冷？”

男人把双手插进裤兜里，耸了耸肩，冻得牙齿都在打战了，还在不满地抗

议，“哎！我说，以后你要是心情不好，请千万换种方式折磨人，这大冷天的我再耐冻也扛不住啊。”说着还不忘跺跺脚，抽出手来放到嘴边呵气。

安以若默然，心底涌起一阵感激和感动。

“向你借过的怀抱现在还给你。趁四下无人，想哭就痛痛快快哭一场。”男人颀长挺拔的身体站定在她面前，替她抵挡冬夜刺骨的冷风。他长臂一伸，将她整个人抱进怀里，“我知道忘记是件很困难的事，可是当曾经已变得面目全非，除了忘记，我们别无选择。”他用右手扶住她的后脑贴在他胸口，接着说，“安以若，你有我！”

那么坚定的语气，那么低柔的声音，带着蛊惑人心的力量，轻易就让她软弱下来。坚强的面具瞬间龟裂，泪，就那样滑出眼角，阡陌纵横在脸上，止也止不住，滚烫地透过衬衫落在他胸前的肌肤上。

冰冷的泪一滴滴流进她嘴里，咸涩到苦。

忘情之夜，她终究学会了忘记，然后，她懂了，在爱里，不是你想粉身碎骨就可以的！

“你有我！”这是他们的情话，远比一句“我爱你”更坚定。



“周末都有些什么消遣？”男人优雅地晃了晃杯中的红酒，凤目中闪过几不可察的笑意。

“逛街，购物，听音乐，喝……”忽然想到什么，到了嘴边的话被硬咽了回去，女人轻咳一声，笑得温和，“和朋友喝喝茶。”

背坐的人终于忍不住，扑哧一声乐了，心想这傻孩子装得够辛苦的。

男人挑了挑眉，嘴角上扬形成好看的弧度。女人皱眉，镇定自若地端起杯子，低眉轻语，“听说你经营了一家健身俱乐部？”语气轻柔，声音不高不低。

男人嗯了一声，看着她漂亮修长的手指，又不着痕迹地打量着她纤瘦的身材，抿嘴笑了，“平时很少运动吧？”

女人微低着头小声辩解，“上学的时候倒还常参加一些活动，工作以后太忙了，有时间只想多睡会儿觉。”

天真的孩子，一不小心就被套出了实话。背坐的人抿了口红酒，下了定论。

男人轻笑，岁月在他英俊的脸上留下了沧桑的痕迹，让他多了几分同龄人无法比拟的魅力与沉稳，“这是我的名片，有时间欢迎过来坐坐。”同时又递上一张金卡，“去的时候带上这个。”

女人犹豫了下，随即礼貌地双手接过，心里默念了一声他的名字，正色问道：“拿着这卡可以免费？”

男人饶有兴味地看了她一眼，笑得意味深长，“试试不就知道了？”

女人脸上依然挂着得体的微笑，轻声道谢后将名片和金卡放进手袋里，浅酌了一口红酒。

“都市生活节奏太快，健身是很好的解压方式，不妨试试。”男人很耐心，语调不急不缓，似乎看穿她没有前往的打算。

“室内健身太闷，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户外活动。”女人熟练地切着盘子里的牛排，径自说道，“爬山、打球都是不错的选择。”

男人压下嘴角边的笑意，体贴地递上餐巾，短暂沉默后适时地换了话题。女人配合地与他聊着，从彼此的工作聊到各自的兴趣爱好。总之，这顿饭在和谐又有点儿压抑的气氛下结束。最后，男人叫来侍应生埋单，临出餐厅前极为绅士地说：“你住哪里，我送你。”

女人暗自抹汗，浅笑着拒绝，“不用了，我开车。”

男人挑眉点头，“那下次再见，我给你电话。”

她微微一笑，细看之下，笑容略显勉强。

到了停车场，各自提了车，男人冲她挥挥手，潇洒地绝尘而去。

两分钟后，米鱼踩着高跟鞋坐进车里，捂着肚子笑个不停。

安以若眯着眼睛瞪她，“还不都是为了你？你还好意思笑。”

“你可够差劲的，天生不是演员的料，肯定穿帮了。”米鱼笑得差点儿岔气，好不容易止了笑，颇有些壮烈地拍拍她的肩膀，“真是天真的姑娘啊！”

“穿帮？不是吧，我的演技真这么差？简直打击我的生活热情。”安以若垂头丧气地发动车子，又随口道，“皮相不错，身家不错，也还算绅士，就是人不怎么样。”女人的第六感觉告诉她，这男人的深沉是装出来的，骨子里似乎有些轻佻。

“我看着挺好啊，人家一出手就送了张金卡，看来对你印象不错。”见安以若咬着牙虎视眈眈地看着她，米鱼眼珠一转，不怕死地继续说道，“我听说他那边健身俱乐部消费特高，要不改天咱去试试？说不定真是全免！”

“米鱼，你来开车，安大小姐很累。”安以若熄火跳下车，扬着下巴命令。

米鱼知道惹恼了安大小姐，不敢再添油加醋，便不情愿地坐上驾驶座，赔笑道：“刚才没吃饱吧，我请你吃消夜。”

何止没吃饱，她几乎就没吃！这相亲真不是人干的活儿，两个人面对面一坐，连喘气声都听得一清二楚，怎么吃？谁吃得下？

对于生平唯一一次相亲经历，安以若总结出二字箴言：遭罪！

“心理够阴暗的，明摆着是破坏我的减肥计划。”安以若随手翻出一张碟子，音乐缓缓流出，她享受般闭上了眼睛。就在米鱼以为她睡着了的时候，她狡猾地笑了，“那就回去给我弄蓝莓芝士蛋糕。”

不出所料，米鱼脸色骤变，愤愤盯着她，“你够狠，安以若。”

“比起你，略逊一筹。”她嬉皮笑脸，就知道米鱼最爱的是蓝莓芝士蛋糕，但受职业影响，身为模特的她很节制地不碰太多甜食。所以，只要米鱼惹她，安小姐就如女王般捧着蛋糕在她面前吃得津津有味，还时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，气得米鱼恨不得踹她两脚当做奖赏。

“叔叔干吗非逼着你相亲，这么个活脱脱的大美女还愁嫁不出去？”闹够了，安以若闭着眼睛问她，“再说你也不适合这么早结婚啊，你怎么想？”

“他一直反对我当模特，怕我遇上什么不好的事。”米鱼说得漫不经心，手上稳稳打着方向盘，似是知道安以若接下来要说什么，苦笑着说道，“他从来就不了解自己的女儿，以为给钱就是对我好。你不知道，每次叫我去他那儿，都是把钱往我手里一递，米米啊，这是一万块钱，拿去零花。”

安以若可以想象出说这话时米老爷子的表情。望着米鱼完美的侧脸，她安慰道：“老人家只是以他特有的方式来表达关爱。”米爸爸对女儿的疼爱逊色于任何父母，只是父爱的厚重终究与母爱的似水温柔无法相提并论。生在单亲之家的米鱼是个从小缺少母爱的女人，然而，安以若觉得她活得洒脱随性，丝毫没有半点单亲孩子在性格上的单薄脆弱，反而十分自信，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骄傲。

米鱼在心里狠狠呸了一声，叹了口气，才说：“他嘴上说反对，行动上倒没阻止，这也是我不和他发生正面冲突的原因。”偏头冲安以若狡黠一笑，她

说，“所以他安排我去相亲，我不都乖乖去了？咱是孝女。”典型的不负责的米鱼式标准语录。

安以若切了一声，笑骂道，“你可敷衍得够可以的，知道演员拍戏找替身，没听说过相亲也找人代班的。”

“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。”米鱼笑得贼贼的，说，“怎么样，有没有发展空间？我看那人不错。”

“离我远点儿，嫌你碍眼。”安以若狠狠剜她一眼，偏头望着车窗外急速倒退的风景，想到这场有些荒唐的代相亲戏码，下意识地叹了口气，没接话。

昨天晚上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公寓时，米鱼正躺在客厅的沙发里听音乐。她走过去坐在一旁的单座沙发里，可怜兮兮地问：“有没有吃的？”

“还没吃饭？”米鱼眼睛望着房顶，慢腾腾地问，听她嗯了一声，张口就骂，“席硕良真不是人，让你工作到这么晚连顿工作餐都省了？”

“关他什么事。你怎么了？”安以若睁开眼，意识到她情绪的低落。米鱼虽然气质冷了些，但很少发脾气。

“抽了。”米鱼敷衍，明显不想多谈，起身进厨房给她弄吃的。谁让她见不得死党饿肚子呢？

安以若倚在门边，手里端着咖啡，“能不能排出时间给我走场秀？”

米鱼嗯了声应下，利索地给她煮了碗面，还加了个鸡蛋，才懒洋洋地问：“哪天？”

“下周二晚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米鱼将面端到手里，才又说，“那你得先帮我个忙，否则我怕活不到走秀的那天。”

“这么严重？”安以若讶然，随后大度地挥挥手，“说，姐姐赴汤蹈火也给你摆平。”

“明天去替我相亲。”

“……”

就这样，安以若在这一场相亲宴中冒充了米鱼，为好姐妹的爱情冲锋陷阵了一把。

路上，两个女人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。快到收费站的时候，米鱼看见站在高速路中央身穿警服的工作人员挥手示意她停车，便皱着眉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目光落在道路两旁停着的几辆警车上，米鱼不解。

“不会是你干了什么对不起祖国人民的事儿吧？”安以若偏头看她一眼，故意板起脸，正色道，“如果是，别怪我大义灭亲。”

“灭你个大头鬼。”米鱼白她一眼，踩下刹车，抱怨道，“交友不慎。”

“例行检查，请出示行车证、驾驶证、身份证！”年轻的警员专业地行了个礼，证件在米鱼面前晃了下，一句废话都没有。

米鱼向来对警察不是太有好感，有些不耐烦地翻了半天，除了行车证被她随手丢在车上，其他两证一概没有。

“没带驾照？”安以若压低声音，见她点头，抚额哀号，“那你得瑟什么，不早吱声我来开。”

“驾驶证，身份证。”警员看着眼前穿着得体的女人拿不出证件，口气顿时严厉了几分。

“忘带了。”米鱼面无表情地横了那人一眼，语气有些不善，好心情也烟消云散。

“我们只是出来吃个饭，证件忘在家里了，你看我们的样子也不像坏人吧？”安以若自知理亏，不想惹麻烦，冲警察先生笑了笑。

年轻警员脸色微有些沉，抬眼打量了两人半天，就在安以若以为他会放行时，他却淡然说道：“犯罪分子的脸上从来不会写着‘我是坏人’的字样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别以为穿着一身警服就能唬人。你哪个局的你？”米鱼火起，解开安全带就跳下车，踩着高跟鞋站在那人面前，高挑的身材给人些许压力。

“先把你证件给我看看，刚才没看清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。”安以若也恼了，她好说好商量不但不放行，还被误认为是犯罪分子！这年头，真是没天理了。

警员显然没想到两个无证驾驶的女人会这么嚣张，词锋如此犀利，蹙了蹙

眉正准备把证件递过去，却听到不远处有人高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闻言，警员微一侧身，精神抖擞地朝着安以若背后行了个礼，“报告队长，这两位小姐无证驾驶。”

安以若转身，正好看见身穿深色特警服，脚下踩着一双配套军靴的男人大踏步走过来，神情肃然，姿势异常磊落。

她扫了一眼就看清了他的样子，大脑快速运转着搜寻关于他的记忆：漂亮的棕色皮肤，线条硬朗又不失柔和，眼睛黑亮，剑眉浓密，眉头微微蹙起，全身透出与生俱来的自信与骄傲。

这个人安以若见过。冤家路窄！她暗自腹诽，等着他走到她面前站定。

男人漆黑的眼里闪过诧异，几乎在同一时间也认出了她，皱着眉说道：“例行检查，请出示证件。”他的声音异常冷静，语气带着公事公办的严肃。

“没证件！”安以若直视着他的眼睛，样子有点儿挑衅，说得理直气壮。

米鱼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愕然了片刻，忍笑看着他们，心想安大小姐今天有点儿反常。

男人抿唇，将自己的证件递过去，谨慎措辞，“请二位配合，将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出示一下，之前与小姐的误会，我自会解释。”

误会？说得倒轻巧，吃亏的可不是他。

安以若低头，漫不经心地看着他的证件，然后气定神闲地说：“公安？”见他点头，她微笑着将证件递过去，在所有人未及反应的时候，巴掌扬手挥了出去……

啪的一声脆响，男人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耳光。

安以若身高上没有米鱼的优势，可手劲却不小，打在脸上有些火辣辣地疼。不过巴掌挥出的瞬间她就明白了，他若想躲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。

寂静的黄昏，高速路上偶有车辆经过，正在执行公务对过往车辆进行盘查的属下听到这边的声响，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，定格在安以若和他们头儿的身上。

气氛一时凝滞。

经过约两秒钟的怔忡，训练有素的特警们已利落地拔出了腰际的配枪，枪口精准无比地对准了安以若，蓄势待发。

夕阳的余晖很淡，照着男人轮廓分明的脸，他的表情里有种沉静的味道。然而，细看之下，澄澈的眉眼霎时暗沉，锐利的目光中隐约透出危险的气息。

彪悍如米鱼也怔在当场，温和如安以若，何时有过如此激烈的反应？太反常了，绝对有情况。等她缓过劲儿来，便神气活现地打了声口哨，“安以若，你太强悍了。真像我。”

这是表扬她还是夸自己？安以若收回手偏头瞪了米鱼一眼，显然对她唯恐天下不乱的行径极为不满。

不知是不是因为米鱼的这句话，男人的脸色骤然变冷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默然地收起证件，挥手示意属下收起武器。再开口时他的声音冷若冰霜，“火发完了吗？”目光凛然地注视着安以若，利落而固执地砸出两个字，“证件！”

米鱼忍着笑摇头，心想这下麻烦大了，警察先生显然也火了，不过心里对安以若却佩服得一塌糊涂，这丫头不发作时那叫一温婉，发作起来还真够劲儿。果然有个性，太有范儿了。

安以若面不改色，慢条斯理地拿出自己的驾驶证，懒得和他废话。

男人仔细看过她的证件，又极为专业地询问了她几个问题，然后抬眼看着米鱼，“你！无证驾驶？”米鱼满不在乎地耸耸肩，只听他又沉声说道，“没带驾驶证，还酒后驾车！”他的目光与安以若触到一起，看着她亮闪闪的眼睛，“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别让她开，否则车子直接扣下。”说话间，男人很是潇洒地挥挥手，“放行！”声音低沉醇厚，语气淡漠疏离。

“我才喝了一杯。”米鱼瞪大眼睛，看着男人挺拔颀长的背影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，“这人忒酷了。”用胳膊碰了碰安以若，米鱼开始逼供，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俩怎么回事？”然后拉长了音调抱怨，“袭警啊，安小姐！要是人家追究起来，我们今晚就可以被送进去，你老爸都管不了了。”

安以若深呼吸，颇有些感慨地说道：“冲动是魔鬼，这话绝不是闹的。”冷静下来，她也有些懊恼，虽说他们之间有点儿过节，可显然是误会，她怎么就激动了呢？她一向很淡定啊！安以若使劲掐了掐自己的脸算是惩罚，与米鱼

对视一眼，终于绷不住，两个人全乐了。

听到背后传来的笑声，男人蹙着眉摸了把脸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如果不是之前打过照面，清楚她为何怒极，仅凭方才这打人的举动，他完全可以拘留她。女人！

安以若接过米鱼手中的车钥匙，在众特警的注视下高傲地向车子走去。然而，这份骄傲没维持两分钟，情况就急转而下。

就在安以若的手刚要触及车门把手时，一辆黑色轿车从身边呼啸而过，未及反应，她已被一股突来的大力猛地推倒在地，并被人抱着顺势滚到一边。刺耳的枪声霎时响起，闷沉又尤显尖锐。

男人将安以若压伏在地上，锐利如鹰的目光扫过四周，快速寻找伏击点，同时沉声指挥，“不要追，全部留守，通知二队前方路口设障阻截，车牌6645。”

“米鱼？”安以若被耳际低沉的男声拉回神智，她张望着寻找米鱼的身影，“米鱼？”

“别动！”男人左手臂微一用力，将她带入怀中，顺势起身移到车身内侧，右手稳握手枪，只听砰的一声，眼见前面有人影倒了下去。

“啊！”安以若被过近的巨大声响惊出冷汗，下意识转身，脸埋进男人的胸膛。

男人薄唇紧抿，揽臂将她拉向身后，高大的身体挡在她前面，双手握枪，厉声喝道：“把枪放下。”

“放下只有死路一条，牧大队长以为我会这么傻？”女人微眯双眸，左手反扣住米鱼的手腕，右手的枪抵在她颈侧，冷声喝道，“不想让她死，就全部把枪放下。”

说话的女人黑色皮裤，紧身同色上衣，身高与米鱼所差无几，目光扫过围在四周的特警，又要求道，“车钥匙拿来。”

男人眉心聚拢，双腿与肩膀平行，身体呈跨立姿势，双手纹丝不动地握住枪，与属下交换眼神，示意他们别轻举妄动。

安以若站在被称之为牧大队长的男人身后，目光一刻不离地盯着神情微恼

的米鱼，手颤抖着伸进口袋里摸那串钥匙。

男人的大脑快速运转，抿唇与米鱼对望一眼，回头看着安以若，眸中闪过坚定。

安以若从没遇上过这么惊险的时刻，紧张得喉咙都开始发紧，眼珠转了转，似是领会了什么，轻轻点了点头，缓缓向米鱼走去。

“别动！”黑衣女人眼中闪过迟疑，将米鱼挡在身前，对安以若喝道，“把车钥匙扔过来。”

安以若觉得浑身都有些软，她极力控制着不让双腿打颤，站在距女人两米左右的地方，回头时，见男人微抬下巴，示意她照女人说的做。

“以若，给我。”米鱼终于说话，微一侧头，对身后的女人说道，“你不会打算自己开吧？”

女人略一思索，右手微动，枪口更近地逼向她颈侧，威胁道：“老实点儿，别耍花样。”说着，缓缓松开米鱼被扣在背后的手。

安以若与米鱼有五秒钟的眼神交流，然后，她轻轻抛出钥匙，米鱼心领神会，作势欲接，却在瞬间急速俯低了身体。

刹那间，黑衣女人的身体一下子暴露在前方男人的枪下，待她反应过来时已来不及躲闪，只下意识地勾起右手的食指，两颗子弹瞬间射向对方。

砰的一声，安以若与米鱼同时趴倒在地，下一秒，黑衣女人的身子跟着直直倒了下去，胸口有汩汩的鲜血涌出。

安以若看见那抹鲜血，干呕了两下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
“以若？”米鱼反应过来，爬起来抱住她，“安以若？”

“叫救护车。”男人收起配枪，吩咐属下打电话，大步走向被当场击毙的黑衣女人。

四周骤然间忙乱起来，现场很快被层层封锁。救护车来时，米鱼紧张地握着安以若的手不肯松开，眼睛都红了。

坐在急诊室外，米鱼颤抖着打完电话，睁大了眼睛，神情呆滞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现在她才开始后怕。以当时的情况看来她们的做法确实太冒险了，和安以若的默契是相交多年培养出来的，可是如果当时警察的枪法出现丝毫的偏

差，她就会死在那女人的枪下。

将脸埋进手心里，她长长呼出一口气。这赌注下得似乎太大了，万一警察没能在她俯身的瞬间开枪射中那个女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心神恍惚间，楼梯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米鱼应声抬头，语气哽咽地说：“这里。”

“以若怎么样？”席硕良几大步踱到她身侧，气息不稳，目光焦虑。

“她有点儿晕血，昏倒了。”

“有没有伤到哪里？”

“好像胳膊擦伤了。”看见熟人，米鱼的肩膀垮了下来，无力地说，“别的地方有没有伤到我不知道。”

确定安以若没有生命危险，席硕良略松了口气，“你怎么样？”

米鱼靠着墙壁，闭着眼睛挥了挥手表示没事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俩怎么会去了城外？”

“一言难尽。”米鱼的嗓子哑了，忽然，她开始咒骂，“真倒霉！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，就该待在家里足不出户。这简直莫名其妙！”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她比谁都想知道。

席硕良见她脸色惨白，明显是惊魂未定，便脱下外套披在她身上，选择了沉默。

安以若只是擦伤了手臂和膝盖，或许是因为受了惊吓，又加之抵抗力不够强，有点儿低烧，暂时昏睡不醒。席硕良摸了摸她的额头，蹙着浓眉为她盖好被子，守在病床前。

凌晨时分，米鱼被走廊里突来的说话声吵醒。她揉了揉眼睛正想开骂，席硕良已起身走了出去。

“她醒了吗？”身上穿的特警服还没有换下，牧岩看着眼前英俊的男人，亮了下证件问道，“请问你是安小姐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她男朋友。”席硕良的声音有点儿冷，不着痕迹地打量着眼前高大挺拔的牧岩，眸底闪过疑惑。

“安小姐和她的朋友牵涉一起贩毒案……”

“以若还没醒，她的朋友也受了惊吓，要查案要口供也请等到天亮。”席硕良立在病房门前，神色清冷，语气似有似无地透出不满，“你们的人一直守在这里，难道还担心她们跑了？”

牧岩抿唇，在席硕良面前傲然而立，如同王者。静默片刻，他终于开口，却是对身后的属下说的，“醒了就带走。”随后转身，离去。